

爱你上瘾

1247.5/2311

爱你爱上了瘾  
爱你爱上了瘾  
宋佳敏 著

爱你爱上了



0.5

铅花



10396742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22

【陕】新登字 017 号

责任编辑：张仪贞

柳丝系列

# 爱你爱上了瘾

(台湾)宋佳敏 著

\*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

西安北大街 131 号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安康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1/32 开本 6 印张 128 千字

1998 年 6 月第 1 版 199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7-80605-361-1/I·309

定价：9.80 元

## 第一章

这是一个不被预期的年代，历经多次的核能战争，让世界又重新退化回到封建式的体系。城市全被捣毁，世界人口急遽减少，“强者为王，弱者为寇”的不变法则，支配了这个世界。

什么国王、君主、领主……之类能代表一国或一族之主的头衔纷纷出笼。

所有摩天高楼、高架道路、霓虹看板……能代表先进文明象征的东西全消失了，只剩下灾难后还余存的部分文明产物，如奔驰在原野里的汽车、仅供通话收话的拨盘式电话、简单又明了的黑白电视，与一些最初的电器用品。

地球上所有人的生活回归到与大自然共处的环境。树更多，而且是绵延一整片的山林。花更多，它们遍及在任何能生长的空地上。国与国之间的界线却划分得更清楚，甚至相邻为国仍不相往来的例子不胜枚举。世界被划分成无数个小小的国家，再也没有“大国”的称呼。很多国家的人民在经历一连串残酷的战争之后，急需休养与喘息，因此相当习惯于“老死不相往来”的生活。但并



不是每个国家都如此。

当中也有部分国家领导人的注意力,是放在如何将本身的小国扩充成大国。在乍看和平的世界里,其实还是留有些许的火花。

塞若浦族的领导人撒克强,就是属于侵略性较强的君主。

这几年他不断地训练强健、并能勇猛作战的勇士,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向外扩展领土,以达他成为大国领导人的梦想。冉罗夫就是他旗下最杰出也最勇猛的武士,他身材高大,看起来简直就像一座高山,下巴蓄有胡须,脸部的表情永远都是紧闭著嘴、严肃的眼神。

撒克强十分器重他,甚至视他为攻击侵略邻国的最佳领导先锋,不过那都是在冉罗夫没有遇见荷若兰之前。一次邻国维吾亚情势的探查,让冉罗夫遇见正在河流旁与弟弟一同戏水的十六岁少女荷若兰,当场惊为天人,方知情为何由。荷若兰对高大的冉罗夫并不害怕,反而十分欣赏他如幼稚童子般的笑容,很快地两人身陷爱恋之中。没多久便得到家人的祝福,完成终身大事,满心充满爱情与幸福的冉罗夫,已被柔情款款的荷若兰俘虏,哪有多余的心思放在打战上,很快地他就准备放弃武士的身分,而甘心做一介平民,每天过著捕渔、打猎的工作。

但冉罗夫的行为在撒克强的眼中,无疑是对国王的叛逃,他无法容忍自己最佳的武士卸甲叛逃。于是他趁冉罗夫外出打猎之际绑架荷若兰,要胁冉罗夫替他攻打维吾亚。

无计可施的冉罗夫,只好受控于撒克强,担任攻打维吾亚的前锋。

向来个性温和且毫无武力防御的维吾亚,哪是骁雄善勇塞若浦的对手,不到一个上午的功夫,就被他们占领了一大半的领土,要不是附近的邻国康似坦与土奈尔出兵协助,维吾亚恐怕留不住一丁点的土地。

被释放后的荷若兰,得知自己的国家被侵略、父亲在战役中身亡完全是由自己的丈夫一手所为,不等冉罗夫的解释,她痛不欲生愤怒地持刀刺死了他,然后自己也自刎死在丈夫的身旁。这是一个悲剧的开始。

塞若浦的冉家无法谅解荷若兰杀夫的行为,认为嫁鸡随鸡,不应以国家之政策而怪罪冉罗夫。而维吾亚的荷家则认为爱女的惨死,完全是冉罗夫鲁莽造成的,他不应该接受国家的徵召而攻打维吾亚。

原本是和睦的亲家,一转眼却变成了仇敌。撒克强的侵略行动一直没停止,所有周遭的邻国再也受不了塞若浦的侵略,于是纷纷联合起来,形成同盟的国家合力抵



挡塞若浦的侵略团结力量大,没多久原本连战告捷的塞若浦,在联盟军队的抵抗之下,也频吃败仗。撒克强在一次激烈的战争中丧命,塞若浦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,向各邻国投降,战争就此告一段落。但悲剧的阴影还是笼罩著冉、荷两家,已铸成的伤痛久久无法平抚。

谁知道在经过一百多年之后,故事又重演了……

天气晴朗无云。一辆灰色的小汽车行驶在两旁种满杉树的黄土路上,黄土灰随著轮胎的痕迹扬起,偶尔辗过一块石子,车身颠簸地晃了一下。车子里坐的是姓荷的一家人。

驾驶座上哼著歌的是爸爸,身旁正削著苹果的是妈妈,后座坐著两名女孩,年纪稍长的正和母亲聊天,而年幼的则趴在车窗旁观望著路边的风景。在乳酪工厂工作的父亲特别请了假,带全家人到维吾亚最重要的城市冰洛观看一场马术比赛,因为大女儿荷亚琦的男友辛惟彻,正是这场比赛的参赛者之一,他提供了免费的门票,让荷家能全家人一起参观这场本年度最大的盛会。

“阿彻会不拿到冠军?”母亲问年纪较大的女孩。

“不知道，不过我想他一定会的。”荷亚琦羞红了脸。

“是呀，我想也是。”父亲出声。“阿彻是个好孩子，他又那么努力练习，一定会得冠军的。”

妹妹荷亚是第一次出远门，对所有的事都感到好奇，从一上车到现在，她顽皮地像个小男孩，不但把头伸在车窗外，还兴奋地对正在耕种的农夫不停地挥手，一点也不像姊姊安静温柔地坐在位置上。

“小彻，大过兴奋了吧？”母亲说。

父亲笑著摇摇头。“算了！难得出门一趟，就放她自由好了。”

真是个好乐融融的家庭，车子里不时地传出笑声。但世事真是难以预料。行经中途，正准备越过阿留士山谷时，一辆载满木材与杂草的货车，正准备超车，父亲将车速放慢让货车先行，但没想到当货车与他们平行时，竟失控地将他们的车挤下道路，父亲来不及将方向盘转回道路的方向，整辆车已撞上路旁的大树，顿时，汽车前方引擎处像个大火球似的燃烧起来，加上货车上全是易燃物，两辆车已经点燃，火苗便不可收拾地向上攀升。

坐在后座的荷亚被摔出车外，她的父母与姊姊则因车体变形，被卡在车子里动弹不得，火燃烧的速度实在太快，根本来不及将人救出，摔在稻田里浑身是泥巴的荷



亚，等站稳脚时，已看见汽车被火焰团团地围住。

“爸……妈……姊……”

她想冲向前，却被附近赶来救援的人紧紧抓住，怕她，大过于靠近。

火势很快就被众人同心协力地熄灭，但里面的人却早已回天乏术。

“不……我要爸爸……妈妈……”

她歇斯底里的哭泣尖叫，却再也唤不回心爱的家人。

前一刻还是幸福小女孩的荷亚，一下子就失去了全部。

\*

\*

\*

火焰的颜色越来越赤红，每一个延伸出来的火花都像是一只手掌，渐渐地逼近她，瞬间四周便被火包围，她旁徨无助地呆站原地不知所措，但却听见前方隐约传来微弱的求救声。

“小熔……小熔……救救我……”

一只已经烧焦成干状的手从熊熊火焰中冒出来，接著她看见了父母被烧焦的躯体，他们站了起来，正对著她招手。

“小熔……”

她不停地尖叫、喘气，但没有人理她，就像被丢弃在世间一样，无论再怎么喊，都不会引起注意的。

“不……”

眼看火焰逼近她的脸，正往她的身上攀爬……荷亚喀惊悚地从床上跳起来，等她神情稍微镇定之后，才发觉自己是在房间里。她双手抚摸著身上柔柔的棉被，久久才说服自己根本没有火焰。她又做恶梦了！

令她永生难忘的那一幕，不断地在她的脑海重演又重演。虽然是半王则的往事，但对她来说，却历历在目，彷彿是昨天才发生的事。是老天在惩罚她吧！

每当一身冷汗惊醒，她总是有这样的感觉。荷亚觉得自己背弃了家人，苟且偷生地活在世上，却又没有勇气自杀追随。未来对她，就是一连串的酷刑，荷亚从不敢妄想自己的未来，就算是爱昌有的爷爷收养，她依然觉得梦想是遥不可及的。提及被收养的事，还真是想都没想过，自己竟然还有一个富可敌国的爷爷。爸、妈从来没向她们提起还有其他家人的存在，所以当她们见到自称是她的爷爷与伯父的人时，根本就是一脸茫然。

依据法律的规定，荷亚必须跟随爷爷回家，在无法反抗的情况之下，她来到了荷家。荷亚的部爷荷士杰是维



吾亚著名的商人，当然所住的地方也非比寻常，对于富裕生活一无所知的荷亚，还记得第一次被带回荷家时，金碧辉煌的大厅和如迷宫般的房子，让她看呆了眼，过去一直以为只有国王才住得起这样华丽的房子。如水晶般透明的垂灯，相映著大厅镶金的图案，四根雕刻著花纹的大圆柱，分别矗立在大厅的四周，从门口延伸至旋转楼梯的红地毯，与洁白的大理石地板相辉映，更别说其他客厅、餐厅、书房、卧房……的地方有多豪华奢丽。这是天堂吗？

荷亚曾经有过错觉以为自己置身于天堂。她不禁觉得纳闷，父亲为什么要远离此地？但很快地从伯父与伯母对她仇视的态度，便可体会到父亲离开势必有其原因。所以荷亚很清楚地知道，眼前所见的这栋豪宅，不是属于她的，她只是个过客，有朝一日她会离开这里的。

豪宅里住的不只是爷爷，还有伯父、伯母与他们的两个孩子，爷爷自从把她带回来之后，就不闻不问，也难得见到他几次面，他总是忙碌地从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，荷家上上下下的家务小事都是由伯母在掌管。自然地当荷亚来到荷家，日子也不可能过得大好。

伯母一直视她为眼中钉，很少给她好脸色看，总是把她当女佣使唤，从不将她当成是亲戚。荷亚并没住进豪宅，她的房间被安排在豪宅旁的小屋里，那是专给女仆住

的地方，不但地方小而且阴暗潮湿，不过，荷亚却觉得没什么好计较的，反而能让自己自在些。

虽然生活并不像以前自由，而且再也不是父母的掌上明珠，必须寄人篱下，但唯一令她庆幸的是认识小翠。

小翠是荷家的女仆，年纪与荷亚相当，两人非常谈得来。

“小姐……快起床了……”那是小翠的声音。小翠每天不到五点钟，都会来敲门提醒她起床，因为如果让管家知道她又睡过头，可又免不了一顿毒打。

荷亚以最快的动作将衣服穿好，将乌黑柔亮的长发全包在后脑勺的发髻里，然后以刘海将额头盖住，再戴黑框厚重的眼镜，将整个大半的脸遮住后，她才放心地踏出房门，准备今天开始的工作。到后园提一桶水，赶忙将大厅、阶梯等地面擦拭干净，如果没见到一尘不染的地板，伯母和管家是不会放过她的。荷亚埋著头努力地擦拭，正当她只剩大厅的小角落，就可以大功告成时，却听见楼梯上响起脚步声。

“哟，这不是我们荷大小姐吗？”

下楼的是伯母的大女儿荷雁慈，也就是她的堂姊，但荷雁慈从不认为她是堂妹，而且对她充满敌意。

荷亚不想节外生枝，只想安静地将工作完成。但荷



雁慈见她不理睬，反而气焰更高。

“没听见我在和你说话吗？”说完便抬起脚，将荷亚身旁的水桶踢翻。污水浸湿了原本快要擦好的地板，荷亚气愤地紧抓著手中的抹布，咬著牙，脸部微微地抽动。

荷雁慈每次都会故意找她的碴，而且每次都十分恶劣。

“喔，我忘了，你是哑巴，哑巴是不会说话的。”说完，便趾高气昂地走出门。

我才不是哑巴，只是不想与你一般见识！荷亚在心里念著。

荷家人都以为她在意外中丧失了说话的能力，其实不然，她只是不愿再说话罢了，荷亚以沉默做为自我的惩罚，既然无法让老天带走她的生命，那就做个无声的人好了！

她长叹口气，对著满地的污水一筹莫展时，听见争吵声的管家也来到大厅。

当她看见满地的污水与踢翻的水桶时，也不问原因，便劈头地骂起荷亚珞。

“怎么那么笨！连擦个地也弄成这样……唉……真是倒了八辈子的楣，才会遇见像你这么笨的人……”

“管家，不关她的事……”

从楼梯走下来的荷雁孝，完全看见了刚才姊姊欺侮荷亚的那一幕，他想帮她解释，但话说到一半就被管家打断。

“少爷，你心太好了，别管下人的事，快出门吧……先生今天不是要带你们去骑马吗？”

个性较柔弱的雁孝只好在管家的催促下出了门，当然根本不知道，在他离开之后，荷亚又被拖到仓库毒打一顿。

“看你还敢不敢偷懒！”

“打死你！”

“还想勾引少爷帮你说话，也不想想自己的地位……”

鞭子一鞭一鞭地打在荷亚瘦弱的身体上。她觉得自己眼冒金星，有好几次都觉得不行了，但被水一冲却又醒了过来。

“还装死！”

又是一记重鞭打在身上，荷亚痛得全身的肉都将要裂开，连呼吸都变得困难。

“下次再犯错就给我试看看！”

管家终于松手，离开仓库，将她一个人遗弃在里面。

荷亚痛得晕过去了，根本不知道小翠正焦急地到处



找她。

没来吃早餐,又不见人影,小翠直觉荷亚一定又被毒打了。

所以当她仓库里找到被打得奄奄一息的荷亚时,这时再也顾不得自己会遭到什么样的惩罚,她直接冲到荷士杰的房里。

“老爷……求求你……”

荷士杰正坐在书桌前,小翠冲进去后便低头跪在他的脚旁。

“吵什么?难道你不知道我是不管家里的事的吗?”他向来是从不过问家里的琐事,所以当见到一个小小的女佣,竟跪在他面前祈求他的帮助时,也吓了一跳。

“我知道,我当然知道,可是……老爷,你再下去就不行了,就来不及了。”“哎……去找夫人,她会帮你的……”

“不行,只有您了,老爷,请您跟我到仓库一趟,求求你……”

小翠不断地磕头,并泪流满面地要求,使得荷士杰不忍心,于是只好答应她。

当他走到仓库里看见晕倒了的荷亚,伤痕累累地躺在地上,刚开始竟认不出她来。

“小翠,她是……”

小翠立刻跪下。“老爷，她是您遗忘了很久的小姐，她是荷亚呀，身体里一样留著您的血，一样是姓荷，为什么要这样对待她？”

这个饱受凌虐的人是荷亚，是他的孙女？这是怎么回事？荷士杰完全不明白，这几年他总是忙于公事，很少时间留在家里，对于家里的事也从不过问，虽然他极不愿理会背叛自己的儿子的女儿，但也没想到她竟然……

“老爷……救救她……”

他二话不说地抱起荷亚，并问：“她的房间在那里？”

小翠回答：“佣人房里最小的那一间。”

没想到荷士杰竟然十分讶异。“怎么可能？夫人没安排客房让她住吗？”

“老爷，您对她始终不闻不问，怎会知道她吃了多少苦，那个房间又小、又阴暗又潮湿，我们佣人根本没有人要住那里，只有她，她却默默地接受了。她是个好女孩，就算再痛苦也从不在脸上表现出来。”

“好，我会帮她换房间，现在你立刻去帮我准备，并且请医生快来。”他果断地向小翠交代，并将晕倒了的荷亚带进豪宅。小翠兴奋地露出笑容，喜孜孜地跑回大厅。



## 第二章

“这是怎么回事?”。

荷士杰把管家叫来,让她看著面无血色躺在床上还未清醒过来的荷亚。管家支支吾吾地说:“我……她……大偷懒了……”

他大声斥责:“谁要她做这些下人的事,你该很清楚她是谁?”

“是……夫人要我……”

“夫人?”

“是的。这都是夫人交代的,否则我怎会有这么大的胆量。”管家低著头。

“好,叫她来。”管家默默地出去。

不到十分钟,荷亚的伯母便进来了。

“爸……您找我?”

她是个精明又能干的女人,自从嫁入荷家便积极地掌控家中的大小事,巩固自己的地位。

“谁让你教她去工作的?”

“我以为……多一张口吃饭总该做一些事……”她自知理亏,所以话说得很小声。